V
B932.6
F21

册 3
卷 3

仕國人文三卷

存園

戰國

張儀　公孫衍　范雎

廉頗　李牧　藺相如

西漢

張良　紀信　石奮　馮唐

郅都　衛青　霍去病　衛綰

毛萇　令狐茂　暴勝之　司馬遷

霍光　常惠　張敞　吾丘壽王

576337
Jan. 12. 40.

龔遂　尹翁歸　蓋寬饒　馮奉世
仕國人文四卷
東漢
范升　溫序　鮑永　周黨
王霸　閔貢　王允　郭泰
陳龜　羊續　王喬　王烈
焦光

仕國人文三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戰國

張儀　秦武信君

張儀始與蘇秦學于鬼谷先生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執儀掠笞數百于是之趙謁蘇秦秦自意不如故召辱之以激其志儀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遂入秦儀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我不盜而璧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苴蜀相

攻擊秦惠王欲伐蜀以道險而韓又侵秦猶豫未決儀與司馬錯爭論于惠王錯請伐蜀儀請伐韓儀說魏王入上郡少梁于秦相秦四歲爲秦將取陜留于魏魏襄王卒哀王立說王事秦儀復相秦時齊楚從親儀相楚說懷王曰大王聽臣計閉關絶約于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許之因北絶齊交儀奉邑六里楚王怒使將軍屈匄擊秦楚大敗割兩城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儀而獻黔中地儀至楚王將殺之因靳尚言于楚夫人鄭袖獲免儀說王與秦結爲昆弟終身無相攻伐屈原諫誅儀王弗聽儀去楚說韓莫若弱楚以事秦秦封儀曰武信君儀又東說齊湣王西說趙王北說燕昭王大抵破從歸衡秦惠王卒武王立儀入梁陰令王伐之儀相魏一歲卒

漢司馬遷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挾其說

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者眞傾危之士哉

湯聘尹曰秦楚匹也張儀棪秦之强始以商於之獻而敗于誑楚旣誑矣黔中之易又敢於入楚而曾不之忌也鄭袖一言而秦囚釋天下不以多靳尚而以豔張儀儀非能自脫虎口逆知楚之不能殺也以陳軫之智屈平之直王不聽而惟嬪言是庸儀已策之審矣

公孫衍　秦相

公孫衍魏之陰晉人一名犀首與張儀不善儀相魏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儀已合秦魏矣子何不少委焉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因委犀首以爲功犀首聞儀相秦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請謁請弗援秦後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賢君也賂以文繡婦女義渠君曰此公孫衍所謂耶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儀卒犀首相秦佩五國相印爲約長

薛應旂曰軻以儀衍爲妾婦遷以儀秦爲傾危信然哉要皆智慧過人謀畧蓋世不易得之才也獨沉溺戰國富貴之習顛倒人欲橫流之中淪胥不返于是爲妾婦爲傾危而不善用其才矣

余按衍有駕馭雄才補天妙手其息武信君也始桃于公叔繼說于義渠籠絡一世動地驚天直欲孤行乃真英雄本領而鬼謀神算喜則浪恬怒則雲擾故戰國豔稱大丈夫誠重之也

范雎　秦相應侯

范雎字叔游說諸侯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齊襄王聞雎辯口賜金十斤及牛酒須賈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因告魏諸公子曰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鄭安平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知雎賢載雎入秦雎知秦王尊太后穰侯說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

下之樞也王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善拜雎爲上卿雎日益親復說曰臣聞秦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有王也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此四貴者無王昭王懼廢而逐之拜雎爲相封雎爲應侯魏不知雎相秦使須賈於秦雎微行敝衣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乃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雎引以見

卽雎也賈大驚肉膳謝罪雎數賈三罪令歸告魏齊勸王召王稽爲河東守勸王任鄭安平爲將軍雎爲人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忿必報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爲雎報仇魏齊自剄

余按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笞箠餘息囊衷入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愜扼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雎所行母后介弟皆斥不晏處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雎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畧可施用又曰臣非不知今日言于

前明日身死于後死而有益于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回首畏足莫肯向秦者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雎一作噤辭而昭已皇恐請益至有溷以寡人不沒社稷之語雎惟不言言出即嘉謀矣

藺相如　趙上卿

藺相如趙人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有和氏璧秦昭王遺書願以十五城請易之趙求人可使報秦者賢薦相如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曰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因貽王齋五日而後上璧陰使從者懷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期則請就湯鑊秦王禮而歸之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于諸侯及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相如從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

亦請秦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于趙由是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爲屈之舍人諫曰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何也相如曰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請罪卒爲刎頸交

唐李爲全璧賦曰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藺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在輕生以抗秦既獲我心信卓哉于千古不辱君命誠能使乎四隣相如于是詠東山之詩考西郊之役巾車脂轄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惟張膽而吞敵踏虎尾而若閑過鯨口而無惕期一言以復命得連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授使遙征不遑底寧望紫氣之函谷出黃沙之井陘既臻天府之地遂造雲龍之庭秦君方臨丹陛案青萍耀國華振朝紳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代靈鼉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詰令使

者後進將恃威以逞暴欲愛寶而捐信何英勇而知機忽詭詞以恭順溫如之質既歸凝然之姿乃振且勍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恡四隣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言無良爲匹夫之所取俊不然何以遭賈傅之過秦爲相如之慕藺連城弃諸良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復爲趙寶焉如潔誠求之何晩而褐懷之已遠生芻之質空存白虹之氣不返

廉頗　趙信平君

廉頗爲趙惠王良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頗爲大將四十年

宋司馬光曰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强暴不能陵趙相如功也謂其賢于廉頗余以秦不能陵趙以其國治兵强也國非口舌所抗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强豈非廉頗在位耶頗日夜憤惰欲礪刃刺之而相如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于廉非通論也

余按頗良將也後世以起翦並稱蓋陰山埋苦霧
千高塵交河照孤月于連營而頗能盡消胡騎咸
有王師使曙氣全鎖朔祲霄析不入邊愁所以雄
名響千古而常新也
劉遂初詩曰破鄗封君識將才負荆遺怨亦賢哉
英魂千古猶歸趙只恨當年聽郭開

李牧　趙將

李牧爲趙將居代鴈門備匈奴始不肯擊匈奴以
爲怯數歲匈奴大率衆入牧多爲奇陳大破匈奴
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又攻燕又大破秦
將桓齮封牧爲武安君牧又南距韓魏秦使王翦
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金爲反間言牧與尚反趙王使趙蔥及齊將顏
聚代牧捕牧斬之廢司馬尚三月王翦遂滅趙
韓邦奇曰武安君居代鴈門其制禦夷狄之法開

拓土地之功仗節死義之德于古可尚也是故垂名竹帛與白起王翦廉頗並稱絜功校能三子者非其倫也維武安君誅斬胡虜數十萬騎降滅三大國以開今大同應朔河曲保德及岢嵐之地取諸夷狄益我中國偉安內攘外之績微窮兵黷武之愆故能夷夏限嚴河山表裏胡馬雖欲長驅一則困于努末之無力一則隔於風土之不宜使中國坐收禦戎之長枝民有老死而不罹虜患者莫非其功治也

西漢

張良　留侯

張良字子房襄陵人秦滅韓良以大父開池父平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大索天下甚急良更姓名亡匿下邳嘗遊圯上得老父一編書乃太公兵法良誦習後陳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遂屬焉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用其策項梁立楚懷王良說梁曰君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梁立成爲韓王沛公與良西入武關良說沛公破秦軍遂至咸陽秦子嬰降鴻門之會沛公爲漢王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項羽殺韓成于彭城時良從東擊楚項羽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欲復立六國後良請前箸籌不可者八韓信請自立爲假齊王良說漢王使授信印及漢王與羽戰不利而壁固陵信越期不至良說漢王捐地以許兩人信越果至封良爲留侯又請封雍齒以示羣臣又勸上都關中後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

王如意大臣諍不決呂后使呂澤刼良畫計良因招致四皓羽翼之竟不易太子者良力也于是良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强食之後八年卒謚文成侯子不疑代侯至孝文五年不疑坐不敬國除

宋黃公度曰張良利啗秦將旋破嶢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灞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得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籌銷印韓信自立則躡足

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
都關中番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
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
漢得失安危良眞三傑之冠哉
陳繼儒贊曰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
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
後赤松張子房眞英雄
余按子房第一奇在博浪一椎第二奇在棧道一
燒

紀信　將軍

紀信趙城人爲漢將軍項羽圍高祖于滎陽信曰
事急矣請爲王可間出信乘黃屋左纛曰城中食
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羽
怒紀之誑也遂收信燒殺
唐盧藏用曰當秦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頹而不
紐項羽提八千兵噪名城坑勁卒殺義帝屠咸陽
七十餘戰而南面稱孤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
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之命懸于二雄羽嘗

以百萬之衆圍高祖于滎陽紀公信椎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戴黃屋出東門而吒之沮百萬之氣頓强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伯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枹于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于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麑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于大機無以尚也苟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于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泰山于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頌曰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倜奮威武兮虎鬬龍戰扶危制變挫强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于前古兮

余按滎陽之圍非紀侯捐軀以解則高祖幾不免

而漢家四百年宗社謂非紀侯所留耶嗚呼論功
臣者余必以侯爲首後千餘年而我
明彭湖鏖勁嶽圻天咷列宿昏而神龍泥滓兩賢
厄而六奇莫效韓成眩服炙告而
聖祖開基天地久將軍正氣星斗寒轟轟烈烈彭
湖與滎陽爭勝韓公與紀侯並耀眞萬古第一之
兩精忠哉

石奮

石奮趙人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時奮年十
五爲小吏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
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琴因召其姊爲美人以
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奮無文學
恭敬無與比文帝時選可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
太傅及孝景即位奮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
侯相四子建甲乙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
帝因號奮爲萬石君久之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

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
式萬石君以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
自以爲不及建元初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
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尊禮之嘗奏事
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字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
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愼雖他如是慶自太僕出爲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至爲丞相
醇謹而已慶死子孫孝謹衰矣

馮唐　　車騎都尉

馮唐平陽人唐幼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文帝問唐
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以寔對帝曰吾居代
時人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
不在鉅鹿也唐曰不如廉頗李牧帝拊髀曰嗟乎
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
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以讓唐對曰臣大父亟言
頗牧爲趙將委任而責成功今魏尚爲雲中守其
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臣愚以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得廉李弗能用也文帝即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景帝立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年九十餘不能官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余按唐之薦尚帝因唐言以用尚眞千載臣主遇合之奇也漢治近古宜哉

郅都　中尉

郅都河東楊人以郎事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于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寧少賈姬乎陛下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歲餘郡不拾遺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

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效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都揖之是時民朴而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王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怒以危法中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門太守便道之官以便宜從事匈奴聞都居邊引兵去竟都效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竇太后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擇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遂斬都

唐權德輿曰都勇敢氣節根于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爲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始終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效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廢也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都近之矣太史公謂引是非爭大體信焉而列爲酷吏傳首愚竊惑之

邢大道曰郅都余里人也元美先生曰太史公傳酷吏吾獨取都公廉忠信而不得免坐臨江王寃死耳爲作鴈門太守行余才不及王先生一讀系之廉而靜以持官忠而直以抗主威而神武以懾豪宗而怖强虜然竟以是中危法不保其身埒于温舒義縱之倫寃哉大夫此史遷之筆是非頗繆於聖人

衛青　關內侯大中大夫

衛青字仲卿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少時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有鉗徒相青當封侯青曰人奴之生得勿笞罵足矣安侯乎青姊子夫入幸上大長公主妬青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脫之子夫立爲皇后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有功封青長平侯遂定河南地討蒲泥又出朔方擊匈奴右賢王拜青爲大將軍封青三子皆侯青謝曰賴陛下神

靈軍大捷乃諸校尉力戰功也臣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敢辭匈奴入代大將軍青出定襄大勝禽之後青日退而驃騎將軍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得官爵惟任安不肯青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天下未有稱也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故不伐胡青卒三子伉爲長平侯登不疑皆封侯

宋黃公度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爲后同討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青于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公孫賀亦爲將軍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李廣利亦以後宮故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爲榮宮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仇且受圍與嫚書可以仇言乎

王世貞曰漢史驃騎將軍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

下多去事驃騎輙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王子曰賢哉乎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讙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嚙馬非必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於安何德灰冷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夫使驃騎不得而來之孰若使大將軍不得而有之也

霍去病　寇軍侯驃騎大將軍

霍去病平陽人大將軍衛青姊子善騎射年十八爲侍中從青斬捕首虜過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中以去病爲驃騎將軍出隴西踰烏盭殺析蘭王斬胡虜王執渾邪王子獲首虜八千餘級有功又攻祁連山得酋涂王諸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由是日益親貴遂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又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四千

餘級乃益置大司馬位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敎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天子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愛重後卒謚曰景桓侯子嬗代侯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于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指画軍事若貌也于其勝而幸者如彼于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于孝武而卒腐于老如公孫弘倪寬者二將靡耳柰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于遊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于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于其旨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權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余聞士君子處世人品必磊磊落落事功必昂昂楚楚武烈耀宇宙勇畧震殊俗始不與委靡而囁嚅者同道也若霍去病六出擊匈奴百戰立奇勲非臨陣而不被靡之能將見難而不苟免之忠良

耶壯志可羨英聲可錄而干戈所拂何虜不擒金
鼓一駭何敵不克眞所謂洗兵瀚海而牧馬天山
者乎

桉吾丘壽王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
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
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强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領
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
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
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柘地萬里海內晏然鄙

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
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
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
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
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
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
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
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
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

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附去病琴歌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攸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

衛綰　建陵侯丞相

衛綰字　大陵人初仕文帝爲中郎將帝臨崩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立以綰廉實無他腸拜河間王太傅吳楚叛召綰擊之有功拜中尉三載以軍功封爲建陵侯復爲膠東王太傅遷御史大夫官至丞相

楊愼曰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此一節加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

功可少哉

余按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食采于康謂之康叔封爲衛伯以國爲姓塈于河東而綰猶漢之賢也與青俱有大功厥後瓘玠名于晉玄臻聲于魏至唐次公大素皆朗朗楊休矣

毛萇　博士

毛萇上黨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魯人毛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獻于朝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魯齊韓三詩也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所著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官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

宗之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
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
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源流
子夏直得孔聖刪詩之旨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
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
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
詩
郭子章贊曰孔徒授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
嗣之大毛小毛家傳戶師河間精壘千載爲儀

余按毛公眞有功于詩也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
其繁所錄三百五篇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齊
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毛詩出而淵源得于
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籍而學者咸尊信其說漢
以來諸儒更加潤益如鄭衆賈逵馬融鄭玄等作
毛詩或傳或箋至程朱註而毛公千百年不朽矣
安得毛公起而論風雅耶
余讀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
爲詩是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

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則毛公訓詁傳自子夏宜乎分孔庭半豆之榮余錄三晉道學諸儒因亟收入云公封樂壽伯

令狐茂　壺關三老

令狐茂字　壺關人隱城東山中去上黨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人稱令狐徵君云時戾太子坐寃茂上書武帝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盛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

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卿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冤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亡其軀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惟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丞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余按戾太子之死江充讒殺之也武帝雖欲不刈

恩斷愛不可得矣嗚呼難言哉古聖王敎養太子擇方正士爲師友保傅帝不能選賢良輔導爲太子立博望苑使自通賓客而充旣禍趙太子乃又治巫蠱寃死此壺關之泣勃勃忠腸爲太子抱不平也噫築臺望思納疏千秋亦悔之晚矣于太子何及然後世人君于儲貳當早敎養勿令讒謗文致而父子殘傷幾移國祚耶

暴勝之

暴勝之河中人天漢中爲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威震州郡素聞雋不疑賢延見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之時當施以恩勝之服其言表薦于朝

余按武帝時以法制御下尊用酷吏繇是臣子承望風旨嚴刑峻法故暴公爲直指使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渤海而郡人雋不疑一見卽諷以施恩勿徒剛威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公遂深

納其戒噫不疑一言而寬厚仁恕貽生靈無窮之福乃暴公能化刻覈爲慈祥轉酷烈爲闓悌任德敎不任刑罰善良安而吏治清鍛鍊黜而國家永享和平也雖有姦邪賊盜行且革面革心矣

司馬遷　太史令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爲太史令遷少耕牧河山之陽旣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時父留滯周南將卒遷爲太史令柚石室金櫃之藏本孔子作六經之意述故事整齊其世傳未幾李陵提步卒五千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矢盡道窮救兵不至遂死敵遷推言陵功以爲陵素與士

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卽敗其意欲報漢有國士風帝以遷沮貳師而爲陵游說遂幽蠶室受腐刑家貧不能自贖于是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著十二本紀作十表作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益州刺史任安責遷以古賢臣之義遷反覆辯其受慘之苦著述之意大抵悲囚發憤而成史記遷死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宣布其書王莽封遷後爲史通子

班固贊曰自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然劉向楊雄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華寔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寔錄嗚呼以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歟大雅明哲保身難矣哉

余觀龍門蓋命世宏才哉史記網羅千古卓犖奇

偉雄深雅健出入變化茫無畔岸如虎豹之不可
羈如蛟龍之不可測讀之令人開心明目神思爽
朗獨以救李陵罹禍情亦可哀其汗耻沾衣隱忍
受辱非畏死也英雄之志一腔懷抱恐墜先人之
念不忍沒沒焉名不表于後世乃樵拾舊聞辭無
虛誕所以不可及也
王安石詩曰孔鸞負文章不忍留枳棘嗟子刃鋸
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領略非
一家高辭殆天得雖微樊父明不失孟子直

霍光

博陵侯大司馬大將軍

霍光字子孟以兄去病任爲郎出入禁闥二十餘
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上欲立鉤弋夫
人子弗陵爲嗣察羣臣唯光可任大事使黃門畫
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賜光　上病以光爲
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昭帝立政
事一決于光光爲人資性端正沈靜詳審政自已
出天下想聞手采時上官傑之子安有女因光欲
內之光不聽傑因帝姊蓋主入宮爲健仔立爲皇

后傑德盖主屢爲其近幸外人求封光不許盖主及傑安俱怨懟且嫉光專權知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于是盖主上官傑安弘等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時帝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自是傑等不敢言乃謀宴光伏兵格殺之欲廢帝立燕王事覺詔捕傑安等誅之燕王盖主自殺昭帝委任光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

諏暫御爰及博陸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光拜稽首
讓于日磾乃枹孺子乃撫蒸黎民毋枕革以即祚
席工商流通農蚕舉職褒節尚璽遏封外人孤誠
上假立排三親再霈鴻慶再罹惟大喪九有晏然四
垂不崩黜昏立明阿衡是法勛塞宇宙忠昭日月
孽縣女作禍自勢萌黃腸未乾赤族已成乾戒亢
龍坤稱牝馬無成有終臣訓千古
余按孟堅稱光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擁幼君
催燕王仆上官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

匡國家安社稷扶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昔霍叔封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耶可謂知光奈何譏其不學無術湛溺盈溢以取顛覆之禍君寔亦云光久專大柄多置親黨幸免于身子孫以驕侈誅夷嗚呼寃矣廢昏立明誅姦取畔袵安漢祚之四百舍光曷奠其鴻名偉績精忠峻節彌滿六合雖夷狄知霍子孟之忠故麟閣功臣十一獨冠于首惟博陸不名所以昭元勳番後裔也而顯禹山雲赤族霍氏安可歸罪光哉

常惠　光祿大夫

常惠太原人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並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昭帝崩宣帝立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于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得牛馬驢羊無數烏孫皆自取鹵獲惠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

孫人盜惠印綬節惠自以當誅天子封惠爲長羅侯遣惠持金幣賜烏孫有功者惠奏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請便道擊之霍光諷惠便宜從事惠令烏孫兵三面攻龜茲先遣人責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先王時貴人姑翼耳我無罪惠曰即縛姑翼來吾置王因斬姑翼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趙充國薨帝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

按惠節壯國威功立沙漠霍光蘇武亟推服云

張敞　左馮翊前太原郡守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祖父孺爲上谷太守父福官光祿大夫徙杜陵敞遷太僕丞會昌邑王即位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王廢宣帝徵爲大中大夫光薨霍氏大盛敞上封事請裁抑其子孫以季友功于魯趙衰功于晉田完功于齊皆酬其官邑陛下報大將軍功德足矣乞罷三侯霍氏並世無所患宣帝善之渤海膠東賊盜並起敞請自治齊是盜賊解散國中遂平王太后游獵敞奏曰禮君毋

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鳴玉佩內飭
結綢繆未聞田獵從欲爲名太后不復出時潁川
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數月不稱以膠
東相敞代守敞一切治行流聞敞爲人敏疾賞罰
分明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然敞無威儀時
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柎馬
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後以誅絮舜
免家未幾冀州盜起天子思敞功拜敞冀州刺史
歲餘盜息元帝初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輔太子
上問蕭望之望之以敞能吏敞卒其孫竦王莽時
至郡守封侯

余按敞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醇用刑罰也其
守京兆惟廣漢與敞克任厥職班氏稱其治畧循
廣漢而發奸摘伏不如嗚呼此其所以勝廣漢歟
嚴延年與敞書曰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斃莠盛
苦穢何可不鋤也
按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
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

約結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敝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從董仲舒受春秋遷侍中中郎坐法免後上疏願擊匈奴召爲郎會東郡賊盜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時年歲不熟盜賊縱橫上璽書切責不稱壽王謝罪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壽王對曰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臣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

聞弓矢之爲禁也且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久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誅固不避也竊以爲無益于禁奸而廢先王之典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汾陰得寶鼎武帝薦于宗廟羣臣皆賀上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大于太王成于文武顯于周公德澤上通鼎爲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于陛下功德愈盛天瑞並至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壽王黃金十觔後坐事誅

漢武帝賜詔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益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也

余按壽王博雅儒吏也于奏人不得挾弓弩乃援古聖王作五兵以禁奸大爲不便平津甚爲屈服于汾陰獲寶鼎乃歷辯其非周瑞武帝稱善賜以黃金奈何一時諸臣貢諛獻詩迎鼎甘泉宮改元元鼎矜爲不世之休非常之兆哉壽王亦西京人才之杰其功業制度遺文典質參之倪董韓鄭司

馬東方其流亞也儒術文章聲當時而光後世而
卒無救于多事紛紛海內虛耗惜哉窮征極討之
害國大也

龔遂　水衡都尉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以明經起家爲昌邑王郎中
令王動作不正遂納諫于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
禍福至于涕泣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
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徵入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
陷王于惡者皆誅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得減
死宣帝立渤海盜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丞相御史
舉遂帝召見問何以治渤海遂曰臣聞治亂民猶
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

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至渤海移書勑屬縣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勿得問持兵者爲賊盜賊盜聞遂敎令卽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鉏鉤民是以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拜水衡都尉上甚重之初遂治渤海見徵議曹王生素嗜酒從京師王生醉呼曰願有所白遂問故王生曰天子問君何以治渤海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力也遂至上前果問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乎遂曰臣議曹敎戒臣也上以王生爲水衡丞蓋褒顯遂云

李京曰民惟不農吏又不敎民農民安得不盜欲裕民止盜非驅之于農而峻法刻誅其誰與我水方壞隄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鳥方駭而驚執彈以招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奠巢欲裕民而止盜莫若勸農而足食渤海無龔遂萑蒲之誅行復見于孝宣之世矣無見奇標異之治有德溥惠流之化遂眞良牧哉

余按爲民師帥必得長者始稱良牧遂爲渤海太

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而佩犢渤海大治總之仁政惠愛導王者之澤以被于下求庶人之瘼以聞于朝彬彬然良大夫也千載譚吏績無不首推遂云單車弭盜選用篤于勞來開廩代貧躬行切于勸課所以致富庶之效也

尹翁歸　杖風太守

尹翁歸字子兄音況平陽人曉習文法嘗爲平陽市吏諸霍奴客持刀兵入市莫敢犯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究事情延年自以爲不及從署督郵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應舉法得

後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內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譬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吏民小懈披籍取人以一驚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剡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民郡中苦之翁歸論仲孫棄市一郡怖栗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緩于小弱急于豪強京師畏其嚴威扶風大治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其得名譽于朝廷卒家無餘貲天下譬之

余按孝文乘乍寧之後宜綏以寬和孝宣乘怠玩之際宜肅以嚴察翁歸治東海風行霜烈威譽藹赫而猾惡自禁人不敢犯眞吏治之能也脫之以蒼鷹暴虎之匣而加之以赤子乳哺之賜極之以嚴霜朔雪之寒而沐之以膏澤沾濡之惠使之佐飡右粥熙然其春仰父俯子薰然其和於是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鐫碑豎祠而尸祝遍里巷矣

若翁歸者西漢廉明第一流哉恩惠與威嚴交濟猶良醫然貯緩急肥瘠而善投之也

按正祀攷云翁歸行舉孝廉才兼文武弭盜決獄興學愛民東海有高第之稱扶風詠三輔之最亦可悉其人矣

蓋寬饒　大中大夫司隸校尉

蓋寬饒魏郡人以孝廉爲郎宣帝時爲司馬嘗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室有疾者躬自撫循擢大中大夫刺舉無所廻避數于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上封事有以法律爲詩書刑餘爲周召之語上以爲怨謗下獄寬饒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余按蓋公直言敢諫士也吐情愫而披心腹悉精銳以貢忠誠苟余心之所善雖九死猶未悔公不

忍睹其嚴法峻刑封章苦諍振直氣於朝署伸大義於天下與雒陽年少六太息之書同其剴切而三十字之獻晉州男子曠世相感也逞篋局晤翼蓋生譚公謇謇昂昂渠云當曹平陽相齊蓋公以無擾一語曹用是相天下受益蓋公深矣寬饒乃其苗裔耶

馮奉世 子野王立參附將軍

馮奉世上黨潞人初學春秋涉大義善兵法前將軍韓增奏舉以衛侯使持節進擊莎車威振西域累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奉世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子譚舉孝廉爲郎補天水司馬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仲子野王爲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遷大鴻臚元帝稱其剛强堅固確然無欲季子立累官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繼野王任居職公廉治行嬈美野王

吏民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
賢智惠吏民政如曾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後遷東海太守徙太原俱有名少子參性矜嚴歷
官諫大夫封宜鄉侯五侯敬憚之丞相翟方進甚
重焉

余按元帝璽書奉世曰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
天道故遣將軍行天誅以將軍材官之美奮精兵
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制詞褒揚宜奉世有成
功也哉

卷三終

男菖茂督刊